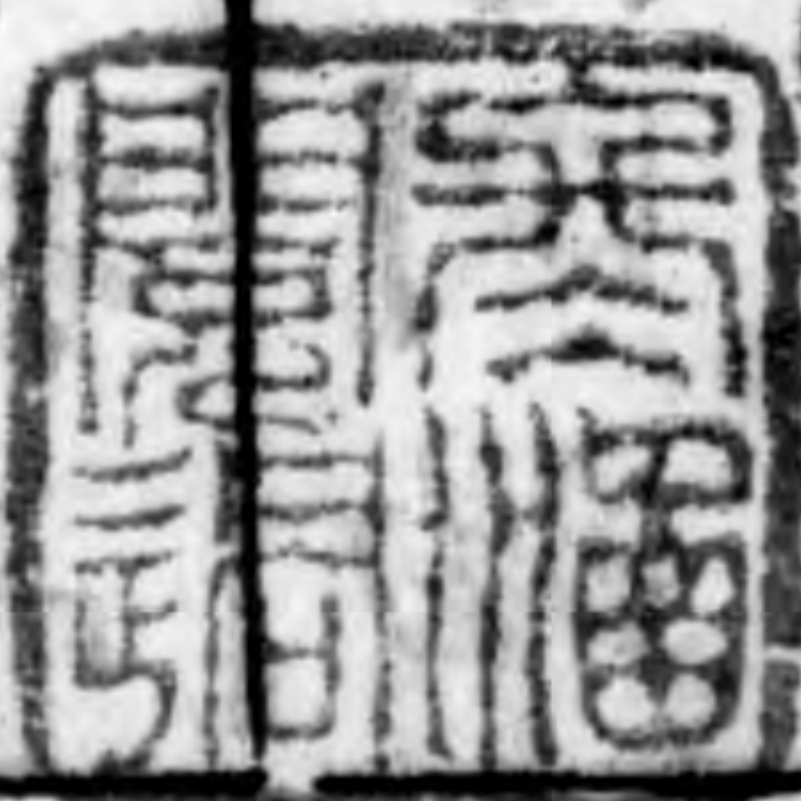


正改禎
徐何此

未

豫變紀畧卷七

崇正十六年癸未至甲申三月
順治元年



崇正十六年春正月丙申朔

督師孫傳庭治兵於陝

四月流賊李自成殺賊羅汝才併其軍 初自成與

羅汝才結為兄弟汝才兵精而智踈戰輒先自成

以機籠之弗覺也駐襄陽自成邏卒得左良玉與

羅汝才書疑汝才通左將圖已乃佯造汝才飲極

驩汝才大醉自成去亡何率壯士復造汝才汝才

...

醉而寢自成屏左右若將與汝才密謀者即其卧
間殺之而併其軍軍大譁自成乃素服為汝才發
喪哭盡哀陳汝才通左狀與其不得已之故且撫
汝才子如已子以悅其衆月餘乃定勢大振於是
自成始有窺秦中之志矣

按羅賊之年視闡獻差長其智畧部勒常為諸賊
冠故延安十八寨而汝才其渠魁也自稱曹操而
性實踈蕩嘗為闡賊所籠在楚則助獻在豫則助

闡每為軍鋒脫人於危自為闡獻德已居之不疑
嘗與闡獻聯營頡頏不相上下夫一國不堪兩君
一營寧堪二帥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於人
為順為逆莫不皆然不可不自審也汝才不能為
人上又不能為人下是絕物也安往而非危地乎
且倡為賊不殺賊之語以忤軍門而自絕其招安
之路歸正而人不信做賊而衆不安反覆無常是
特呂布李全之流何以自托於天地哉凡人急則

相救緩則相圖况在盜賊詎論情理而乃恃衆而
驕不備不虞不知是時闖勢已成固視汝才為獵
狗良弓矣不闖左帥有書無書也左帥無書闖能
容其相軋哉非闖圖曹則曹圖闖旁觀如火固不
待卜筮而後知特發之早與遲耳孰為賊不殺賊
乎迨夫變生杯酒而刃洞於胸死後有知應亦自
悔其失算矣

流賊至是愈熾矣賊聚我散賊專我攜何能滅此
朝食計惟有堅堅守潼關養威觀變徐圖合圍以
蹴之耳廟算不勝犄角無人遽欲一鼓而殲之抑
思此何時勢哉雖仗鉞者不憚馬革固宜有進無
退然而以師予敵其如社稷何時督師孫傳庭治
兵於陝秦中士大夫言其養寇帝亦疑之下手勅
催戰傳庭不得已乃上疏請出師中允劉理順獨
以為不可貽傳庭書曰治愚不知兵事數日內連
讀台臺籌畫知賊可計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楊么

也雖然杞人私憂亦有願聞於左右者大凡兵未
集患無兵餉未克患無餉兵集矣餉克矣患律不
明而氣不肅律明矣氣肅矣患權不一而衆不協
權一矣衆協矣又患發之猛而謀之不密前此之
所以倏進倏退倏合倏散而迄無成功者坐是失
也今邊兵續至驕將懾心三晉輸運畿南撥留號
令燦若三辰部署勢如指臂數者俱可無患矣但
此舉係天下安危非直豫楚譬如藥之劫劑博之

孤注斷不可不動出萬全而徼倖於不可知之兩
陣間也闔新併曹其曲疑矣能必其真為我用乎
偽官徧布其黨與分矣能必其不相援應乎李申
狡猾竄伏山中能必其不為後患乎荆襄水鄉西
北士馬能必其耐彼沮如乎左帥桀驁狂逞無忌
能必其不懷猜貳乎之數者皆長安縉紳所苦心
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諺云囊底智不令留異日
此其時矣天下事非威不强非智不獲非虛不益

虛當作虛

乙卯七月三日

錫識

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昧之嫌而率臆附聞仰希
台鑒真過計矣由此觀之劉亦可謂知兵者也又
與秦開府書曰某聞成大功者存乎識與膽而已
兼斯二者百戰不殆明公受事未幾三捷馳宣且
縛取逆超生致闕下恢復大畧固已米聚目中豈
曰管窺一斑耶史稱李光弼入汾陽軍壁壘改色
視此決策解圍力戰殄寇難易虛實為何如目今
駐節河南鼓勵將士接引餘黎深得進勦機宜李

際遇遁伏山中游魂假息諸偽官沐猴而冠釜底
待擒小陳二帥各建奇功銳氣方張尚何衆寡強
弱足慮哉但練兵積粟為有進無退計經營告成
可計日賦形弓也以明公之識若膽知之矣孫白
老何日出關曷早會期共成犄角白老曾遺書敝
鄉深以軍餉不足為慮起此秋成收買本色以為
接濟實萬不容已之圖明公或亦有成畫乎近有
獻議於當事者云嵩隰土寨安疆制闖反掌之易

大老力主其說夫兵有奇有正有虛有實必正與實不可勝者在我而後奇與虛可相機而施若徒以口舌約結遂欲收指臂之用而成戡定之功恐塵飯土羹難以果腹散鄉事不堪再誤其關於事機不小也附聞以備裁鑒其後督師出關卒無功孫傳庭以兵部尚書總督秦蜀晉豫楚江皖勦寇軍務仍總制三邊特佩七省督師之印

七月詔催督師孫傳庭出潼關 傳庭以副總兵高

傑將降丁為中軍四川總兵秦翼明出商維為犄角綏夏總兵王定官撫民為後勁而總兵牛成虎副將盧光祖為前鋒會河南總兵卜從善陳永福於洛陽其餘薊遼總兵白廣恩副總兵鄭嘉棟趙華枝等俱督師進討

八月丁卯師出潼關 檄左良玉自九江赴汝寧夾擊不報

辛未師次閩鄉 時李自成盤踞宛襄漸有割據之

謀所破城邑多委官護守其視官軍蔑如也而惟
憚傳庭及聞出關則大恐部中多相對泣涕泣且
有相率亡去者自成亦降箕仙問吉凶乃屯其衆
於襄邨間築小土城二十餘座城內各築一臺臺
上樹大旗一卒四掌鼓角候軍進止每城門伏大
礮其側守陣步卒各執長矛弓矢小礮間之城前
一二里皆鑿坑塹其城之隙處亦然騎卒列陣於
城後蓋懲於壬午十月之敗也鄭之後曰壬午之
役高傑既遇羅汝才軍稍却白廣息鄭嘉棟堅壁
不援傑軍遂敗傳庭欲斬二大將以徇諸將環泣
乞効死傳庭乃許之仍罰各輸戰馬五百匹助軍
以贖其罪乃入關練兵屯糧欲堅守以伺其變秦
中士大夫弗善也聞於朝累檄催戰傳庭不得已
入與夫人張氏訣張曰丈夫報國耳毋顧家遂率
諸將出關會天淫雨四十餘日餉不繼晝夜冒雨
行不能成廬帳人馬立泥淖中又無所得食士卒

不能堪諸將力諫傳庭曰士卒誠勞苦第吾三日一拜疏報兵所至寧以天雨不進聞朝廷乎諸將皆感泣乃不敢言

丁丑前鋒牛成虎遇賊於洛陽擊破之又敗之於河岸追奔至汝州 傳庭欲修河南府據險屯糧以逸制勞既而不果嗟乎傳庭此策善矣此城既修則糧有所屯而險有可據屹然一重鎮也以主制客以逸待勞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賊雖不遽平

而漸有可平之勢然而卒不果行者何與豈傳庭視賊易平而疏不必上耶抑帝急欲平賊傳庭雖拜疏而留中不報耶惜也其不果行也尤可憾者秦帥不出商雒左帥不離九江而仗鉞深入犄角無人此與馮河而前袒裼暴虎者何異其視楊嗣昌局勢相去不啻什倍師雖屢捷何益於存亡之數必至於一跌而不可救也使其初算果行汝州之禍安得如是其烈哉悲夫

九月己亥孫督師自汝州進軍寶豐 賊堅守不下
壬寅賊以輕兵來援白廣恩盧光祖高傑分兵却
之癸卯賊選精騎來攻諸將復擊走之傅庭曰寶
豐不即下而賊救大至則腹背受敵矣乃親督諸
軍力攻拔之斬偽官陳可新等進攻唐縣又破之
進軍邠縣會大雨六日糧車日三十里泥淖不即
至士馬俱饑軍中皆怨或勸旋師就糧傅庭曰軍
已行即還亦饑矣濟乎要當破一縣就食耳甲辰
復邠縣得騾羊二百餘分鬻食之立盡以總兵陳
永福守邠縣時傅庭前鋒盡收革左部皆致死力
戰以攻賊故賊每戰輒北奔還襄城堅壁不出糧
亦盡其勢漸蹙

戊申師潰於汝州 時官軍既深入而大雨連旬糧
餉不繼士卒疲餒不任戰而傅庭之氣奪矣朝廷
催戰益急師遂宵潰 是役也官軍屯邠縣西南
兵多而運餽不繼傅庭患之賊營邠城之東深溝

高壘不肯戰而使其別部由山北至白汝諸道以劫掠官軍之糧運若有見於周條侯之禦吳楚者而官軍遂不支矣戊申夜師潰諸將不復知軍門所在莫相統轄各率所部西走賊乘勢疾追一日走四百里軍遂大敗監軍御史蘇京走孟縣己酉晨傅庭至孟津軍資盡喪收散亡渡河既登舟回顧岸上卒為追賊之所蹙多擠入黃河溺死者乃大慟欲躍入河左右力護之勸曰公一身繫國家

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急入關據險收兵以圖再舉天下事尚可為傅庭既濟乃由河北趨潼關時陳永福在邠縣聞軍潰開城西走賊追敗之遂降賊賊以為先鋒仍張其旗幟躡官軍後襲潼關永福嘗守汴射中賊目至是以總兵官而降賊矣子德尚守懷慶傅庭之再出潼關也甚慮運饋之艱遣高傑部將遊擊王之綱往說諸土寨豪傑如張鼎李際遇輩俾其餽軍糧共滅賊以圖功名張李

嵩少字於孫

濟寧久之接
寫

革多應之之網方還報而汝師潰矣不知軍門所
在乃復還嵩少李家寨久之歸懷慶而潼關已不
守矣時之網騎卒有五千餘人屯城外御史蘇京
欲襲而奪之之網覺急率所部夜走東至濟寧
走久之乃得與高傑合軍

師既潰汝州知州失其名降於賊仍管汝州事是
時賊破州縣而官如故者皆是也而知汝州者有
異焉其人晉人也自言以一榜刺汝州降於賊後

某四王師連寫
不空格

為偽安撫使及賊敗南走某為 王師所獲自

匿其姓名而儕於卒伍既而隨其主歸長安其主
旗下披甲小卒耳家甚貧以某強力使之往來西
山輦炭以為生如是者三年會有例旗下子弟皆
許應試科目出身同漢人仕進其主乃使其教其
子讀書而兼張烟肆為業既而某以旗籍入學戊
子中式己丑成進士其主愚駭患其往來多客日
費茶酒而誤其生計也欲逐之而無由房師商邱

逐

李太史使人詭說之而少予以賂遂得出寓於蕭寺中大王師下嶺南是科進士皆加級隨征授以新收地方官某大恐投牒於部自陳不欲出任部議不許且罪之商邱貢生田作澤候選長安與某同寓故得詳其本末如此

十月丙寅潼關陷督師孫傳庭死之傳庭既至潼關收散兵時河行北岸將士至者多不應傍河而走賊亦繼至關遂潰傳庭知事不可為乃躍馬操

刀率親丁數百騎陷陣而死時年六十三鬚微白其屍不可得後有人見一賊騎督師馬者高傑走延安白廣恩降諸將牛成虎等皆不知所終唯監軍副使喬元柱單騎從督師陷陣死喬定襄人以明經奏用嗚乎喬可謂不負知己哉商邱鄭之俊時為監紀同知為余述其所見如此而鄢陵韓聖秋乃聞之諸城邱通判曰傳庭既敗從峽渡河與總兵牛成虎訣以幼子屬之遂登首陽山痛飲投

白馬於河尋赴洪流而死猶遺一羚羊角於山頭
望見馬浮沉波浪中良久乃沒卽時屬監軍其所
言又如此要之傅庭固捐身死國而不肯忍恥以
事讐者也嗚乎明之亡於是乎決矣天下事有先
後有緩意味先後之勢而失緩急之宜其不亡者
幾希而况人主孤立於上曾不得一奮不顧身實
心任事之臣乎卽幸而得其人矣或起之罪廢之
餘或出於排擠之計不過假以節鉞為他日傾陷

急改急下同

之由而已矣豈其曰某也才果可為萬里長城哉
於是束縛之馳驟之從中而掣其肘焉務必使之
債厥事以為口實從而以三尺繩其後此其肺腑
元黃水火尚不如卒伍而乃以之掌銓衡執樞柄
何以服士大夫之心而使之用命也兵法將在外
君命有所不受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午未之
際何時也而於疆場將帥猶拘文法乎夫流賊之
初入豫也諸將蓋養寇而不欲滅也及破河南府

場應改場

曰應作曰

殺福王諸將則畏寇而不欲戰矣至於朱仙鎮之
敗諸將且避寇而不敢望矣而傅庭以書生兩勝
之事雖無濟不可謂秦無人也然而不能無遺憾
者劉侍講理順請募兵滅賊帝曰光固有兵矣夫
光固治兵者朱大典丁啟睿也其人果可恃以滅
賊耶即日可恃光固之兵果足以辦賊耶蓋賊勢
燎原而帝不知猶以疥癬視之上曰疥癬下曰疥
癬而竟無一人造膝深言而藥之者直至瘡痍潰

裂而大命隨之也視秦之季世何異君雖不同而
臣則甚之矣當是時天子催戰本兵亦催戰初不
問其衆寡強弱可以滅賊與否夫賊以百萬之衆
士飽馬騰所向披靡趨捷如左良玉聞風輒走而
乃以文書弱書生往而櫻之譬如驅羊鬪虎祇劇
其牙負薪投火祇揚其燄耳何濟乎且傅庭所
將諸大帥半屬降附引豺狼而股膂以數萬疲卒
當百萬強寇三尺童子知其不敵乃能鼓勵將士

文字
其連接
牙弱
字寫不
格

而兩勝之亦可謂能軍者矣假如天子從其請大臣為之言使其得練兵屯田堅守伺變提攜犄角運掉自如天下猶未可知也然師出而淫雨數十日賊至而黃河行北岸天意固已早有所在矣而其昧先後之勢失緩急之宜也豈獨人事哉豈獨人事哉太倉吳偉業作鴈門尚書行以弔之

附鴈門尚書行

并序

鴈門尚書行為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人

地故鴈門郡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為持久計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霖雨糗糧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陣以沒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墮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屍

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
德於秦人云余曾識公於朝因感賦此什公死而
天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糧絕此或天
意有在與未可尚以責公也公之參佐惟監軍道
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
元柱定襄人

鴈門尚書受專征登壇一顧三軍驚身長八尺左
右射座上咤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

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
安城頭揮羽扇卧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
心沉機好待凶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
馬流汗覆轍寧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箭尚書
得詔初沉吟蹶然起橫刀忽長歎我今不死非英
雄古來得失誰由算椎牛誓衆出潼關墟落蕭條
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陵風雨斷千山雄心
慷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箠謀成頻撫劍

量沙力盡為傳餐中宵軍潰楚歌急退守巖關雄
千尺此地乘高可萬仞依然天險嗟何及蟻聚蜂
屯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賊戰馬長嘶失主歸橫
屍撐距誰能識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
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花斑故園有子
音書絕勾注烽烟路有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
竒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蘭足荆榛哭智井
輾轡絕斷野苔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魂歸風

持字与始字連

露清經秋不化冰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七姬無
塚埋紅粉複壁藏免定有無破巢窮鳥問誰離時
來作使千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傍人指點牽衣

瘡与恨連不空

袂相看一慟真吾弟訣絕難為老母心護持使始
識遺民意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沙
沉白骨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
東去殘鴉落日藍田樹青史誰人泣蘇碑赤眉銅
馬知何處嗚乎材官鐵騎看如雲不降即走徒紛

紛尚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唯說
喬參軍

流賊陷陝西西安府巡撫馮師孔死之

是時賊據秦中南扼荆襄北窺汾晉河南五府皆
墮壞逆鋒張甚所向城鎮迎降恐後遂僭號賊欲
稱帝默禱曰某日晴明則天與我矣至日陰雪賊
惡之有人詣賊上一聯云風雲有會扶真主日月
無光滅大明賊悅乃即逆位號大順改明年為永

申甲

昌元年以牛金星為丞相定偽官制有六政府安
撫使防禦使權將軍制將軍等號
十七年正月庚寅朔日無光

命大學士李建泰督師平賊時流賊李自成據關
中僭號將犯關移檄遠近指斥乘輿帝臨朝歎息
謂自楊嗣昌歿後無人敢身任平賊者建泰不自
安乃請行建泰晉人材畧亦非能辦賊者第假此
以出國門耳帝悅命有司擇日親行推轂禮

乙卯帝親御正陽門賜建泰劍節命督諸將平賊以
進士凌駟金毓峒監其軍

流賊破懷慶府知府蔡鳳走河內知縣丁泰運死之
巡按御史蘇京副將陳德等皆降副將陳德永
福子永福久將兵與陳洪範齊名世所稱南陳老
花子者也德將家子積軍功為副總兵所將卒素
驕多不法唯蘇京能裁抑之遂與德相惡京青州
人與梁以樟同年進士性嚴刻每怒欲殺人則笑

既發則莫之能解為御史嘗監軍邲縣之敗京走
孟縣每置軍自衛麾下有汪生者商邱人甚材武
為里中兒所厄發憤率數騎詣京京愛之署為中
軍護衛值京生日汪賦詩祝嘏京微笑汪則大恐
乃夜渡黃河降於賊易其姓曰王賊中所謂滿天
星者也初梁以樟守歸德時嘗與士大夫相惡而
大闢已而城破當事者以為官衿相讐而陷也京
遂移檄捕歸德諸生而胥吏乘之因與不逞之徒

誣執其素所不悅以報怨械繫數十人多不實京
不問一語各箠二十或有辨者則加杖皆下獄擬
斬夏邑人彭克諭嘗有詩哭王撫軍漢遠近傳誦
讐家摭其語以為指斥且謂叛帥劉超黨也聞於
朝逮克諭及其從子舜齡諸生崔掄竒等京乃一
訊即擬斬皆繫懷慶獄其為人陰忤好殺如此一
時人不寒而慄莫知所措賊至京與德皆降賊仍
署德為鎮將而薄京之為人曰進士也降何容易
乎俾著婦人衣冠塗粉簪花騎驢狗城中以為笑
又命著青衣給事左右京奉命唯謹了無忤色及
賊去始遁而歲貢署教諭張爾見者乃誓死不屈
遂見殺孟縣訓導趙躅愚妻李氏投井死鄒思繹
妻王氏賊以刃脅之大罵不從遂死可見人生節
義稟諸天者固不在貴賤男女也

鄭王翊鐸陷賊不知所終 初鄭世子載堉博學精
歷數臨歿以秘篋遺子孫曰有急難乃啟視是時

劉方亮陷郡城王孫開篋有借問將軍誰姓劉之
句蓋前知之

高傑走揚州 時李自成由晉犯闕劉方亮取懷慶
文武官吏或死或降制府不知何所往傑移軍駐
馬頭鎮忽賊將滿天星者率百餘騎穿營竟過傑
大驚以為賊且至急率眾東走晝日夜乃止不知
特滿天星隨處收印耳非全隊也既而聞李閣部
駐濟寧會兵遂因王之綱往依之未至而李行遠

矣引軍走揚州 滿天星既降賊不數月雄為一
部遂與劉白相頡頏其怨家潘姓聞而患之因齎
金帛請結僞僉事劉姓者以為援而不知劉之僉
事固滿天星所授者也潘方拜起就坐劉徐謝曰
余綿力何足庇君君鄉人汪公可依之潘叩其詳
劉曰今大將軍滿天星汪公翊運功最高北伐歸
大封梁宋間皆其食邑也吾嘗游其門因得至此
潘乃大駭不敢復語而退未幾聞賊將有卒百餘

騎至曹縣收印者縣令謁之安坐不動而待士大夫以鄉人禮免庭叅曰余家祇隔黃流一綫耳無所擾而去問其狀頷而長左耳微缺議論衮衮有文采此所謂汪生歟賊既敗一隻虎忌其強襲而殺之併其軍

二月帝下罪己詔 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託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年之菴養肆

惕當作惕

十明紀本末作廿

十載之克殘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朕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為朕赤子不得而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殫量以罄骸積成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多無藝之徵預徵有稱貸之苦者又朕之過也使民室如懸磬田土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

之徵明紀本末作之征

克旱潦游至師旅所處疫癘為殃上干天地之和
下叢室家之怨者又朕之過也至於用大臣而不
法任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
而功不奏皆由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
跼蹐無地朕自己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
才以培元氣守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
人心蠲額外之科以養民力至於罪廢諸臣有公
忠正直廉潔才幹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

民明化作之流

但能舍明化本能舍

即許 明化本無即字

確核推用草澤豪傑之士有能復一郡一邑者分
官世襲功等開疆節陷沒脅從之民但能舍逆反
正率眾來歸即許赦罪立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
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有同心雪恥除克誰無
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
愆歷告朕意

李建泰既行軍無紀律至良鄉縣良鄉令閉門不
納泰召令令亦不出建泰大怒欲誅令以立威乃

以王命召之民擁令哭於城上帝亦聞建泰逗遛遣使催軍建泰不得已乃行至井陘固關聞賊勢甚銳將至太原遂按兵不動晉人傅山諸生也日夜走五百里叩軍門請速進兵救太原建泰懼賊不敢進詭應曰太原城堅民勇賊不能遽破吾姑堅壁俟賊至太原兵既接吾乃以輕兵襲其後糧道絕腹背受敵即日可破滅也不宜速進山爭曰太原北倚重關南控汾遼其下兵猶建瓴也公疾驅抵城下內外相犄角則其勢益壯諸將見公文臣不畏賊宜皆至南面諸州縣雖破全晉之勢固在也方今賊雖銳利於速戰公但堅壁保太原太原固天下事尚可為若賊乘虛入太原內無兵外無援其勢必破太原破則神京之西臂折而大事去矣反覆說建泰終不聽山乃痛哭而去後數日賊破太原巡撫蔡懋德兵備副使毛文煥皆死之時二月八日丁卯也懋德崑山人以河南左布

政使陞山西巡撫文煥鄭州人建泰遂退軍保定
及京師陷後五日賊將劉方亮破保定官員紳士
殉難者甚衆而建泰竟降時有王進寵者蒲州某
宦之嬖僮也一妻一妾居於州假其主之威為人
患甚於其主李賊至蒲州人爭出迎賊進寵獨不
出賊既入矣衆奔其家闔如也則見進寵左妻右
妾皆著鮮潔之衣以帕覆首而縊於庭中前設祭
甚備而題一榜曰大明小民王進寵妻妾某氏之
靈衆乃相與嘆息而去嗚乎彼一無行小民耳何
其能從容就義如此也如建泰者甲科名進士為
宰相仗鉞專征而公然做賊矣豈足為進寵妻妾
之奴僕哉棟橈屋壞自是而九鼎竟遷矣

三月己亥三日並見雨土晝晦

是時文武方鎮率遷延觀望莫有敢挺身出而任
事者渡江蹈海入山唯恐不深科臣戴明說劾之
帝曰今日觀望豈但一人姑置之於度外唯皖督

竿
於作
算

馬士英抗疏經畫東南請身任江北援勦軍務以
南贛史可法專理陪京兼制上游特命錢謙益開
府江浙控扼海道三方鼎立聯絡策應畫疆分界
綽有成竿疏方入國門而廟社已成灰燼矣疏為
雲間顧觀生削稿

丁未流賊陷京師帝崩於萬歲山中允劉理順左都
督劉岱死之

閩賊犯闕時殉難者衆矣特書二劉何書紀豫變
也事必關於豫則書中允豫之老成人甲戌狀元
授修撰十年始開坊生平以名節自任時宰祈一
刺不可得也其於兵事尤洞機宜嘗與孫督師秦
關府論平賊書如辨黑白數一二皆不幸而言之
中矣自汝州潰後又與張畱孺巡按書曰敝省今
日益無處非焚掠之區矣數年以來丁壯幾盡兼
值新挫其何能支所恃明公雄才大畧海內所瞻
且叱馭兼程士氣自倍彼假息游魂度當捧首遁

嘗
耳作
嘗
錢謙

耳方今局勢望援如西江之水而驕悍不用命者
又如捕雞之貓唯募練鄉勇差有著落雖目前潰
敗覆轍當更然訓練未久兵豈受過况剷除之事
未知終始恐不可以懲噎而廢食也計不日抵汴
相機操縱俾師行有紀而唯寇是求明公饒有妙
用無俟嗷嗷也桑梓迫心語無倫次嗟乎較世之
紙上空談不關痛癢者何如及都城破公從容具
衣冠自縊妻妾皆從死於左右嗚乎可見其養氣

刑改型

刑家有素矣謚曰文烈宜哉

按京師陷二劉殉國豫之榮也書之誠足以為
勸然亦有足以為辱足以為戒者亦不可諱而
不書也如大司馬張縉彥開彰義門牽羊肉袒
迎賊者固昭昭在人耳目不可諱亦不能諱然
亦何必諱乎至於襄城伯李國禎爵居五等官
九門提督總內外諸營將吏衛京師帝固依為
長城矣及賊入而不戰不走不死不奴亦隨諸

改頭換面者勸進焉。賊命輸餉，楨家獨多。自以國戚，世富畧無難色。不知其家已為流賊所據矣。鵲巢鳩已占門，且徘徊環顧而不得入。又安所取阿堵物而應命乎？不得已，銀璫而赴廷尉。遂為偽將軍魏某鞭撻而死。魏亦河南人。夏邑彭氏家僮也。裨官乃書其慟哭叩流賊乞以帝禮葬。故君身著斬衰，既封而自殺。而鐵冠圖傳竒亦演其事。至今觀者男婦為流涕焉。卒莫知

其大謬而不然也。近朱錫鬯著日下舊聞書始詳其事。蓋闖賊命以禮葬愍皇而所司以空文下宛平縣。宛平令遂以牛車送帝后梓宮於昌平。其文書有宛平縣正堂為崇正帝后發引事等語。昌平官委吏吏委鄉保鄉保約士民醵錢四百餘貫合葬帝后於田貴妃墓中。護行者新鄉許作梅給諫所紀甚詳。乃與國楨絕無干連也。嗟乎興替古今所時有節義士流所難言天

崩地圻靡靡流胥亦何足深怪所可怪者喪心
之後蒙面強顏百計彌縫猶欲欺世盜名耳善
乎夏邑王芥菴之自道也芥菴名承曾以進士
守襄陽城破下詔獄甲申後歸里嘗閉戶不通
賓客時默默書空閒語所昵曰讀書半世流落
至此覩顏苟活辜負七尺徒為詩書辱耳忍恥
偷生豈敢復言天下事回想昔在長安時初出
獄死既不能死逃亦不能逃每日低頭隨諸公
跪承天門外一時吾鄉諸前輩皆在也官小力
微勢不能爭先勸進名亦呼不著餉亦拷不著
甚自得也踉蹌歸里誰知竟成一場惡夢哉拊
心何益嗚乎誠無益也然而猶有心可拊知自
怨艾不與新鄉襄城革一律也若使刑官准從
逆定罪承曾可免議

初李建泰之出師也軍至井陘憚賊不敢進及太
原破益懼則退軍保定時李自成由居庸闕將犯

京師遠近震恐保定府同知署印徐州邵宗元與
總監方正化故光祿少卿張羅彥糾合鄉兵二千
人登陴死守而建泰兵適至謀入城守者不納建
泰不得已遣監軍御史金毓峒與城人盟始得帥
其麾下士百餘人入居公廨先是建泰嘗遇賊陰
有異志宗元等皆不之知也已而自成陷京師遣
偽將軍劉方亮畧保定方亮射書上城具言京師
陷保定孤城無援狀以誘降建泰得之匿其書促

召衆議事廨中衆稍集建泰從容曰諸君亦聞京
師之變乎衆曰竊聞之而未審也建泰乃出賊所
射書以示衆衆方傳觀其書宗元後至勃然曰吾
輩受國家厚恩宜以死報安能覩顏向狗豕求活
耶當是時知府何俊甫已到未受印印猶在宗元
所建泰曰吾欲得君印印文書為保定數萬戶請
命不則必被屠殺奈何宗元乃涕泣被面大呼曰
向何知府不受印我亦不固讓者以守城之議倡

自我故也。此時即知府爭印，亦不與。况閣部將叔
取之以授賊乎？因目建泰數之曰：宗元一江北老
貢生耳，位不過郡丞，碌碌無足比數。然猶不忍背
主以苟活，閣部固名甲科受任，將相縱不自愛惜，
獨不記出師時正陽門皇帝親祖道，以武侯晉公
相期待耶？顧乃一旦喪心若此乎？建泰瞠目無以
對。其麾下士大譁欲兵之。宗元急擲印建泰前曰：
任若所為，因拔佩劍將自剄。衆咸抱持之。宗元大
哭，衆亦哭。最後張光祿、金御史至，復取印授宗元。
相率引出建泰，獨居廨中，仰天嘆曰：我為保定士
民計耳，此一舉無噍類矣。夜縋其私人出，陰與賊
約降。越明日，城陷。宗元挈印投城下，為羣賊所執。
搜得其印，欲奪之。宗元大罵，固不與。遂為賊所殺。
手猶握其印，不解。賊斷其兩指，取以去。正化與何
知府皆死之。張光祿兄弟闔門婦女二十餘人亦
皆死。而建泰竟率其麾下將士降於賊。建泰既降

又遣使者持一矢招金御史御史折其矢且走且罵厲聲訶責其使者有綠衣賊尾御史入三皇廟御史出不意奮拳迎毆賊仆之遂抱監軍印急趨廟前古井中而死時三月二十四日也其後保定人立祠祀諸死事者宗元等血食至今而言及李閣部則切齒

賊檄各府舉人赴西安候選

孟縣舉人李毓梁奉其母避山谷中大書几案云

聖恩深厚背則不忍老母年高迹則不能唯有一

死可謝君親死後顏色如生河內縣舉人蕭騰鳳

閉戶不出迫之而逸西華縣舉人李皂和恥與李

自成同姓改姓曰理寒石其名也及賊有西安赴

選之檄偽令迫之百方卒堅卧不動竟得免蘇門

孫徵君竒逢稱其為魯仲連之後一人山東王貽

上以詩弔之曰仲連蹈東海其志恥為秦蠶生天

天年誰知有美新陶公懷晉室聊存頭上巾嗟哉

均均流乃媿青巖甄西華理寒石為儒甘賤貧奉
母蓬藿中歸結恐辱身梟獍交蹄跡神州日沉淪
靈氛久上天呼號竟無因感激變姓名下士良苦
辛何人傳節義誦言聊一陳時又有蘇門餓夫其
非蘇門人也申酉之際有一偉男子披髮狎狂於
蘇門山水間卒寒餓以死世咸怪之故曰蘇門餓
夫或曰蠡縣諸生也彭姓名之燦字了凡闖賊犯
闕生棄家走饒陽為童子師已而從孫徵君來蘇
門山顛澤畔脩然自適恒旬日不飲食人或餽之
粟不受也乃坐而餓死於嘯臺之旁徵君瘞之題
曰餓夫墓山東王貽上弔之曰黔敖呼餓人不受
嗟來食使之當大事必讓千乘國靈輒餓翳桑倒
戟一何力簞食不忘報竟脫宮甲逼蘇門有餓夫
風節夙所植生餓蘇門下死葬蘇門側嘯臺高岷
峨百泉流澠澠清風一相映泉石起寒色遐哉首
陽薇千古長太息

順治元年夏四月戊辰浙川縣天鼓鳴竹生紫花
是月流賊偽官入豫之河南諸州縣是時賊兵
縱橫道路梗塞三月十九日之事言人人殊縉紳
大姓皆遁徙莫知所之而伏匿村落者則剪刈之
餘窮獨而無告者也其公署中唯三五胥吏寥寥
然時聚時散而已偽官至相顧愕眙不知所出

偽官入歸德

府屬一州八縣併管河通判一時偽

官賈士美等十人來上任闔郡士民莫不流涕諸

偽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車即追比助餉凡有身家

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

而死者比比也初猶為賈令之虐則然既而聞各

州縣皆然既而聞偽將軍劉洪起在長垣亦然既

而聞偽將魏某在順天亦然魏某即夏邑彭氏僕

童也壬午闔陷歸德時掠去至是偽授制將軍管

刑名坐都察院堂北助餉凡諸經其衙門者無論

貴賤生與死特視其偶然之喜怒耳而節鉞勳舊

尤其所從重處者如襄城伯李國楨故督師侯恂
等皆囚首伏階下聽其指揮日三十萬則三十萬
日二十萬則二十萬唯命是從不敢少違違則夾
拶箠烙立登鬼籙李直斃於杖下而侯得生全者
魏早識侯而先諭以全生之術也所在偽官大畧
如此是豈興朝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

五月壬辰福王謚先帝為思宗烈皇帝以明年為弘
光元年

弘字作弘

不字

以史可法馬士英王鐸高弘圖等為內閣弘文院大
學士士英引皖人阮大鍼為兵部尚書而擠可法
為經畧身居首輔大鍼由是遂修怨於東林而黨
人禍起緹騎縱橫鬻獄賣官市權煬竈君德日敗
朝政日非而仕塗不可問矣時人為之謠曰中書
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廢
起十年塵負拔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
口既而又有人大書士英堂中一聯云閻賊無門

南字与錢字連
不字

鍼改鍼心行此

南京二字下空
格五字時字

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兀直擣中原識者已
知其事之不可為矣由是觀之是大鍼誤士英士
英誤福王福王直自誤耳

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執偽官賈士美等十人獻俘於
南京時賊自山海關敗還西走諸偽官不知也而
開第以開封同知守汴功陞歸德知府未上官徘徊
河朔間忽聞賊敗遂由考城疾驅渡河是夜即
部分兵吏馳州縣執諸偽官皆獲之翼日獻俘於

文廟率官吏生徒皆素服慟哭為愍帝發喪民間
始知四月賊西走而五月五日福王已監國於南
京矣開第乃具表使歸德叅將丁啟光獻俘於南
京其表畧云臣開第言頃自運丁百六海宇盪夷
地坼天崩痛心愴目壯士枕戈而飲泣兵民勢面
而吞聲率土同仇普天共憤恭惟陛下紹休王歷
正位金陵操威柄以慰四方執長繩以殲羣醜工
僚仗策將吏請纓此蓋高皇帝列聖之靈所陰隲

於中以大啟我皇上撥亂除殘之功緒者也雖封
豕長鯨尚稽膏斧而么麼小醜豈久得漏網逋誅
哉顧臣無捷代之才而適值驅除之日初以微員
守汴蒙璽書褒賞於先皇繼以方面專城効頂踵
涓埃於聖代不謂中州千里地陷盜區雪苑十城
堂汙賊吏臣心痛憤誓不同天不暇顧勢之誰弱
而誰強不復度人之孰多而孰寡乃於某月日分
部吏兵同時並舉而偽知縣賈士美等十人者鼎

逃
改
逃

魚檻獸一夜就擒殲渠如縛雞雖金距芥毛而奚
用執訊譬羅兔即三窟十穴而莫逃馬前繫頸以
來紛爾衢歌巷舞廟裏引旗而獻依然日白天青
是則我皇上之神威有以折衝於千里因而諸將
吏之師武遂能奏捷於一宵也謹遣鎮守歸德叅
將臣丁啟光獻俘闕下彰聖廟之神武豈曰諸將
之功復先帝之深讐允矣一人之德從此剖符命
將掃狗偷雞竊於秦中遂而推轂出師洗青犢赤

眉於蜀地刻期銘岱指日勒鐘伏願緯武經文慎
終虔始納乾坤於度內疆宇之東西南朔常一日
而一周錫弓矢於行間戎臣之耿鄧韓彭恒為屏
而為翰則三捷之勲勞永建萬年之鐘簋無疆矣
是時江南草創號令僅及於江淮中原無主羣盜
如蝟毛開第與貢生侯方岳等謀使諸生陳大來
夜刻巡撫關防聲言自王漢歿寄歸德庫中方岳
因率士民共詣府請開第暫護印鎮撫百姓開第
遂以署撫行事而委用州縣官員焉遠近所屬或
從或不從開第亦不能問也

李自成之陷雒陽也福王遇害世子由松走河北
輕佻無威儀久之資斧且竭及開封陷周王亦走
河北則往而請貸焉周王弗之禮也迨李賊犯闕
而趙潞諸王皆南奔周王道遇李成棟劫之在江
南尤困淮撫史可法倣晉宋故事以潞王素有賢
聲欲擁之以監國文慮福王最親時左良玉鄭芝

鉞改鉞

龍皆有異議可法恐啟兵端乃與鳳撫馬士英謀立福王而定策功盡歸士英矣福王既監國以史可法馬士英高弘圖王鐸等入閣辦事士英遂引阮大鉞為兵部尚書擠可法以太傅大學士開府揚州總督四鎮軍馬三十餘萬經畧中原四鎮者靖南侯黃得功軍儀徵東平侯劉澤清軍淮安廣昌伯劉良佐軍壽州興昌平伯高傑軍揚州皆與馬阮有約雖屬制府而不受其約束傑以降盜開藩

鉞改鉞

以与撼連不空

遽與諸將相頡頏諸將多嫉之陰相攜貳然其軍最衆且強而又能傾身結士大夫為延譽獨心謂可法賢而大鉞將修怨於東林大起黨人獄以羅織縉紳又作蝗蝻錄以逮及布衣之稍有聲望者而以鄭三俊劉宗周等為渠魁欲先誅之以撼其餘傑力疏救之馬阮不悅諸將承望風旨寢相猜構高黃用是遂相攻而天長百里遂為兩家戰場矣可法數調和乃僅能解而鷹視狼顧自如也

傑雖歸心於可法三鎮皆以制府為偏徇而制府
號令終不行

許定國據睢州定國太康人故晉帥也目不知書
以勇積功為總兵官性驕倨不能御下故其軍數
噪壬午李自成圍開封侯恂屯於柳園隔河相距
定國以所部來隸麾下一日詣恂門啟不時定國
輒拳毆其中軍副將邱磊而一軍盡甲及進謁語
猶不遜恂子方域勸恂立斬之以明軍法恂不能

用故定國益驕而不戢其衆恂之所以蒙惡聲於
河北者定國等致之也及京師陷定國無所屬率
散卒百餘人還里欲歸金陵而無兵恐不得與諸
將等乃不南不北倘佯以觀變而陰謀聚衆以為
後圖嘗從數騎入睢州若逆旅然其徒雖劫掠於
野而於州人無害州人不為意也或以為時方亂
欲借其智勇共守禦定國則陽與保聚而陰據其
城徧布腹心以偽命餌其桀黠者為爪牙而不逞

之徒且藉其勢以自雄南五寨渠魁皆響應挾持
恐喝州人至是不得不為所脇從而勢始鴟張放
橫侵掠遠近咸被其害不得已而與之通或受其
節制焉則免唯寧陵劉典史與之抗相攻殺而睢
寧遂為敵國矣

睢州諸生李貞元與寧陵諸生桑際寧其妻與定
國姪許四之妻兄弟也貞元喜氣節素以縱橫自
許乃詣定國謀以保境息民使東西和不稱兵通

往來定國佯許諾貞元主睢州際寧主寧陵遂具
帖書諭劉尉和尉報如約且請貞元親赴定約以
為信定國實無意於和特以貞元為死間誑劉尉
使不設備故貞元既行定國又掠寧陵數村而
貞元不知也既至尉役孫黃毛等執而殺之併及
際寧

許定國侵寧陵歸德府知府桑開第率眾救之與定
國戰於馬官集敗還時定國東畧地村落不勝

鄉兵宜與教字連

不空始

督守將項城李俊儀等率歸德營及鄉兵往救之

其荼毒皆折而受其約束寧陵苦之來告急開第
數千人往救之歸德步卒勁旅也昔高元衡將之
曾以三千人破流賊數萬而保義營田某所將步
卒千餘人亦敢戰是役也開第文人不知兵既至
寧陵分兵進以守將李某及保義等營赴馬官鎮
以侯方巖沈誥等所將鄉兵赴張公鎮定國率眾
迎戰保義先合不利却定國乘之遂潰奔歸德營
歸德營雖然礮擊之弗顧也歸德營遂潰亦大敗
死者無算方巖等聞敗亦率眾歸開第引還而定
國之勢益張遂陷寧陵殺劉尉

六月磔偽官於金陵市以丁啟光為都督同知速知
府桑開第初開第既執偽官十餘人將歸於金
陵而慮由宋至金陵盜賊如毛其勢弗能達因遣
叅將丁啟光護之以行以啟光兄嘗督師平賊
江淮羣盜多其舊部故也啟光中途乃自為表以

啟字與光連不空

第字与益字連不

敵於金陵而不言開第所以執偽官狀福王不知也御殿受俘磔於市而以啟光為都督同知賞其功開第既為啟光所賣而巡撫趙其杰知府董挺上官檄又相繼至開第亦益惘然適太后及王妃由黃河東赴金陵開第乃使諸生張暉吉草疏附上言其狀會河南御史陳潛夫疏劾開第擅充巡撫妄委官員而金吾且來矣開第遂渡河歸山東不知所終

開第疏畧曰河南歸德府知府臣桑開第奏為西北之寇氛孔棘中原之塗炭已甚懇請皇上乾斷特簡節鉞重臣以固封疆以光興復事逆賊李自成以么麼小寇流毒神京以致聖主賓天廟社蒙塵逆檄橫張於中外偽員竊據於兩河臣以葑菲下材待罪守土忠憤勃發督率鄉勇一夜擒獲偽官十員遂遣歸德叅將丁啟光解赴闕下正法訖爾時賊勢披猖禍將不測臣率合郡紳衿耆舊哭

告於先師之廟曉諭以君臣冠履之義於是忠孝
大明衆志畧定竊念豫州一省為腹心重地汝南
一帶接連吳楚懷衛二郡控帶燕秦草澤之中多
有雄桀聚兵山寨以待皇上之興師者請遣節鉞
之臣大發討賊之詔激忠臣同仇之志鼓義士左
袒之心倘若遲之又久倡義無人而使豪傑挫志
義士灰心則天下事有令人不忍言不敢言者太
祖列聖一統之鴻業恐難偏安於南都也懇請我

皇上奮乾綱擇大臣中之兼知仁勇而堪為將相
者授以中天節鉞之任責以討賊興復之功招撫
山寨總攬英雄此當今恢復急務也西征關陝為
戡定之前鋒南固金湯為江淮之保障社稷幸甚
生靈幸甚臣職在守土義不當言河南有按臣按
臣直言今河南尚無按臣臣不敢不代按臣急言
之是以不避鉞鉞鉞之誅冒為出位之請苟有補
於宗社萬死亦所不辭也沐浴三日齋戒積誠謹

拜疏以聞

福太后既至金陵福王迎入大內授護行壯士司馬亮等以都督僉事職銜然不欲聞王妃亦隨太后南來也遂將王妃發鎮撫司鞠訊時掌鎮撫司印者錦衣衛指揮歸德許世蕃也鞠訊時王妃憤甚其供甚惡間出謾語一時百姓觀者如堵咸流涕嘆息獄既具乃收付掖庭幽殺之太后不能救蓋太時爾時亦殆哉岌岌矣宜乎開第之疏浮沉不得上達也

以總兵王之綱鎮守歸德張膽為叅將之綱高傑部將也掛盞寇將軍印傑將西畧地收撫土砦羣盜先遣之綱鎮歸德廣布恩信招徠遠近而許定國之跡稍斂不敢過寧陵而東

興平伯高傑經畧中原以總兵賀亂昌鎮揚州胡李諸將分鎮沿河諸州郡傑自將大軍繼進駐徐州而張縉彥來議事縉彥河南新鄉人三月十九

日以兵部尚書迎賊者也賊敗縉彥遁歸及福王
立誅從逆臣周鐘項煜等沒其家縉彥徘徊睢亮
間不敢入江南界鹿邑土豪黃武舉惡之劫其貨
殺其子虜其女以妻一屠者縉彥還睢州依許定
國乃為大言上疏自謂大臣義當謁新君但新撫
中原豪傑許定國李際遇等士兵五十餘萬躬自
簡練不敢擅離候旨進發以恐喝南京會傑西上
而縉彥自睢州來言許定國願受節制狀傑以為
定國受節制則睢陽以西可傳檄而定乃大悅縉
彥還睢州報定國傑至歸德縉彥又來言甚秘左
右不得聞傑為縉彥殺黃武舉而卒不知縉彥女
之老於屠家也遂移檄知會諸土豪豪傑共圖保
聚是時英王自晉追殺賊賊尚據秦中儼如一國
豫王收服河北諸郡將入潼關傑乃具書約與豫
王共入秦滅賊復讐如南宋故事豫王報傑書其
畧曰將軍若來投誠願代奏可保富貴無他若入

秦共滅賊未奉朝命不敢與聞

十月賊犯懷慶 賊復遣偽將軍由垣曲犯懷慶總

兵金玉和率數十騎身先衝突至柏香鎮西馬陷
稻塍間為流矢所中死賊乘勝破濟源孟縣焚殺
甚慘適衛輝守將祖可法以調至與參議申朝紀
協力守懷慶賊圍攻十餘日不能下乃運火藥百
餘車於城外佛寺中迫難民負至城下將以實大
砲攻城城上震駭勢且莫支忽有一人大言曰我

救這一城性命言未已寺中火起藥盡矣賊計始
窮部將陶明元以火器擊殺賊帥賊乃去時賊據
河南者尚衆值豫王臨河河水頓淺王一麾鞭萬
馬截流竟渡賊在南岸者驚潰曰天兵也望風西
遁莫敢反顧我兵隨其後躡之入潼關未嘗絕一
弦折一矢而賊中大震不復枝梧中夜移軍棄西
安走藍田遂由豫入楚

初賊在西安時牛金星實執其政其媮有某貢生

者往依金星求官金星不許曰世方亂君庸可仕
乎貢生曰公伐燕將無功耶曰師至則破誰謂無
功曰燕既破則天下定矣公何謂不可仕金星喟
然曰是非君所知也君亦嘗讀書試問古今天下
有如此君臣乎勢雖強不過為他人驅除耳吾之
為此聊以避禍也寧知稅駕何所乎吾行矣君可
疾歸毋與斯禍貢生不謂然金星遂與賊入晉貢
生猶在金星所心怏怏後數月賊還西安貢生

營規模頗不與前日相類貢生怪之詰其狀金星
悽然不語但呼曰奈何而已每入賊庭計事嘗竟
日不出其後或連數日不出蓋賊聞邊事孔棘也
一日出為貢生置酒飲間忽嘆曰人生亂世貴賤
何足道孽報耳因指其首曰保此物大難我在網
禍中或庶幾可以倖免即不免而斫之懸於市曹
也亦宜君死網中胡為乎幸即出居他所卒有變
利於逃匿保此頭顱遂嗚咽流涕而罷飲明日金

網禍

改作

禍網

星早入貢生亦不辭而出居於逆旅自是遂不與金星相通是時賊在西安所謹備者北邊耳潼關謂有劉宗敏可無慮及聞英王將南下懼弗支則調關中兵悉往應之而其實英王尚遠未來也豫王抵潼關關中卒無幾人遂長驅而入賊方籌畫禦北鄙而潼關潰卒殘甲斷鞅而帶傷者踵至矣賊大恐中夜而逃南走藍田而逃卒之羸馬索裝擁積街衢不能動迨曉方得陸續出城已牌大兵至問賊所向城上人應曰賊南走矣官軍遂南無一騎入城者貢生之舅曰陳理為楚撫嘗降賊矣聞賊敗復歸金陵及賊入楚又來謁賊銜之而未發會英王兵適至賊衆渡江不及而東走既而復還渠已薙其髮矣賊大怒執而腰斬之貢生者蓋求為賊而不得者也後為洛陽訓導與夏邑彭公澤同官嘗自言其事不諱也

牛金星逃歸寶豐未幾復遁不知所往

豫變紀畧卷七終

...

...

...

...

...

...

...

錫生

...

